

## 谷雨天

仇媛媛

谷雨，从一进入这个节气开始，连续几日都下着润物雨。

这个季节很香。走在小区、路边，不由得目光就跟着香味去了。哦，那是泡桐花——紫色的优雅的抒情，花开一串一串的，单看一朵像个风铃。风一吹，香被摇出来了，季节的韵味被摇出来了。

我在等着那能吃的花——槐花。谷雨前就有卖花骨朵的了，10元一斤，不是什么都早的好，花没开开，香气就没有顶上来。一切都有节候安排，花有它的程序要走。走到谷雨了，槐花开开了，我也要开始储备槐花了。七元一斤，比往年贵了许多。卖花的人都说：哪还有槐树呢。

这个我知道，在姨妈的村子里，我没见到一棵。而在我的老家，几年前回去，在老宅子上，槐树连同枣树都不见了。它们原本是乡村树种的大户，分布在家家户户的院里院外，可是在有一天，它们的王朝被终止了，它们的历史就此成为断代史。现在很少有一树的花香给你闻了，我就潜到记忆里，闻我家房前屋后的槐香，闻一个村子里的槐香。

我吃槐花，既有槐花好吃的原因，也有渴望槐花历史重续的心愿。在那些人们已搬离的老宅子里，可能还遗落一棵两棵，我们就为乡村保留一点记忆吧，总不能将那些记忆从大地上连根拔起。

槐花不只奖励嗅觉，更奖励味觉，确切讲是奖励口腹。槐花是谷，当这个季节的雨还在养谷的时候，槐花就将谷的梦提前变现了。日子青黄不接，而槐花可以接续一段时日，好让百姓的肚子不闹饥荒，好让田里的谷安心地养着。

二十四番花信风，有麦花风、柳花风、荼蘼风、楝花风等等，可就是没有槐花风。从前的乡村，槐花开成了气候，可竟然没有槐花风。

花信风，是应花期而来的风。古人将小寒至谷雨的八个节气，分为三候，每候选一种花做代表。谷雨的三个代表是：牡丹、荼蘼、楝花。当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花代表，在我们淮南这一区域，如果选谷雨的三个花代表，我觉得是：一候桐花，二候槐花，三候楝花。

“岁岁春光，被二十四风吹老。楝花风，尔且慢到。”如今桐花、槐花、楝花都不多见了，风来了，还能找到它的花吗？

一天在小区里行走，看到两个大妈在寻香。一个说，就是这树上的花香。可另一个不相信，偏弯下腰向花丛里嗅。我说，是香樟树的香。她们似乎才恍然。

香樟树，以前在我们这个地方难得一见，现在是抬头可见。自然有所不及的地方，都被人力带到了。谷雨的风来了，就算找不到槐花、楝花，轻易就能找到香樟花，是花还是非花，风在香的指引下，很快找到了那碎米粒似的花。谷雨的二候、三候，吹得最普遍的是香樟风。

这时候的门窗是要打开的，心肺也要打开，深呼吸，跟香风掏心掏肺，接受自然的薰化。这时候，田野里的麦子、油菜都在安心养谷，大地成了谷子的床铺。麦子始终是笔挺的，油菜大都半匍匐状，睡姿不同，但在小雨中或是阳光下，都睡得很香。在田间地头，你能嗅到它们的睡香，清新的，浓郁的，而又实实在在的。

你也可以学苏东坡去超前想象。在惠州时，东坡看到“夹道皆美田，麦禾甚茂”，便想象“霏霏落雪看收面”，有了雪白的麦面，馒头香又扑面了，“炊裂十字琼肌香”，当然还不止这些，“要使真一流天浆”，他还要酿成“真一”酒呢。东坡的想象真长，大赚了一把幸福感。

谷雨这个节气是很能调动味觉的。春天先从视觉开始，杏花、桃花、梨花，是要惊艳你的视觉的，引得你天天都想出门看花。春分之后，一拨一拨的香味出来了，蚕豆花、豌豆花香气撩人；清明之后，麦香、笋香、茶香、松花香，继续弥漫，一直漫过谷雨。而所有这些香，都勾引舌尖。

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。春天走完了花的路，开启了谷的路、果的路，接下来孕育的接力棒要交给夏了。谷雨是春夏的交接期，交接得风生水起，交接得时而像春，时而像夏。

你要多出去走走，天天待在屋里，不仅辜负了春光，也辜负了身体对舒适的渴望。走在春光里，等于为自己积攒青春，积攒美好，要积攒够对付一个炎夏的清新，那时候将自己关在屋里也不闷得慌了，因为你心里储备了足够的春光、足够的物香。

谷雨，以雨贯穿，修炼花香，修炼谷心，它完成了春天。



滑竹 吴孟 摄

## 蛙声

郝健

4月26日晨起就发现说话吃力，身体也不太听自己使唤，但自己竭力控制着语调和步态，希望睡一觉后能恢复常态。但第二天醒来，症状依然存在，口齿依然不清，步伐仍然不稳，特别是转身时找不到平衡点，于是叫车去医院。经门诊女医生诊断，心脑血管出血可能性不大，她建议我去神经内科，而不是心血管科，并给我开了一个脑部CT单，让我去做个检测。

乘电梯到一楼，转弯时身体明显不听使唤，有随时向右倾倒的趋势。回单位后，想想一个人去做CT不妥，就叫上一兄弟，让他开车送我到医院，并全程陪同。做CT的人太多，等了一个小时后，终于被叫到名字，扫描结束后，医生说10分钟后门诊医生的电脑上可以看到CT数据。等了近40分钟，神经内科医生叫我进诊室，很温和地说，要住院治疗。

办好人住手续后，医生、护士陆续来了，不停地问：有多少时间了？有呕吐吗？抽烟吗？喝酒吗？有摔倒吗？……每个医生都会让我抬起手臂，然后闭眼平抬小腿，见我平衡能力还行，说基本状况还好，状态较轻，烟酒是不能再沾了，特别是烟，对血管伤害尤其大。

因为临时住院，加之清明前后江南特有的气温不稳、湿度较大，生病的人比平日多些，病床自然也是紧缺，这一夜我只好睡在过道的加床上。快睡的时候，来了两个见习医生，说抽些血做化验，我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伸出左臂，任由他俩折腾。其中一个小伙子说，血管太细，另一个说血液粘稠度太高，我没有吱声，待抽完血，就感觉抽血部位胀痛，但接着要挂了药水，就没太在意。两瓶药水挂完后，感觉轻松了些，这时止不住地想睡觉。尽管夜里各种声音被过道和夜色放大，但还是一觉睡到天明。

早上一醒，喝了一大杯水，然后开始吃药，等医生查房结束，就开始挂水。昨天抽血的位置上午更加胀痛，并且有些淤血。下午4点多，有病房空出

来，我随即换了病床。病房配有4张床，但加了张床，我就躺在靠门口的病床上。靠窗的是一中年妇女，非常胖，好像是中风后不能走路；对面是个40岁不到的男人，是病房里最重的，没什么意识；靠另一个窗户的病人和加床的病人情况比较好，他俩从我一进门就在探讨脑梗的事，我懒得说话，其实我硬得说不顺畅话，就躺着发呆，中间偶尔起身到楼梯间抽支烟，但一想到医生说烟对血管伤害最大，就丢了大半支烟，快地回到病床上。

晚上，靠窗的男人七八点钟就鼾声大作，声浪如潮，浩浩荡荡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夜10点，其声突然没了，自付，我可得一时安宁，然而心思未落，另一人小马达似地开始打鼾，其气之贯，息之促，声之脆，与前者异，有些欢快之意味，但不似前者深沉大气。夜11点左右，我基本适应了周遭声浪……

早上4点醒来，听到右侧邻床的中年女人发出鼾声，速度与力量兼顾，男生的浓重深沉与女生巧妙坚韧兼容，畅达且有韵味。5点，护士来抽血、查血糖，此时，对面床上大爷炸雷般的发出几记鼾声。

我忽然想到一句诗：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遍。”我们这般人身体有异象，或因底子不够好，或放任吃喝，或死不运动……差不多都是折腾坏的。

第二天我去做核磁共振，总体情况还行，只是梗塞位置在脑干边上，有些讨厌，但烦不了，先活着再说！

接下来是五一劳动节，我又住了5天，便和主任说我要出院。主任说可以，但以后要注意休养，身体不能不当回事，身体没了，一切都归零，这是唯物主义。他给我开了一个月的药，说先吃着，不行再来调整用药方案。晚上回到家里，睡得反而不踏实，想来也是有些耽心，是对病痛的担忧和对死亡的恐惧。但想一想，人生百年，不过三万六千天，愁苦是一天，开心也是一天，唯有修心求安，忘记生死，才能摆脱愁苦，得大自在。

躺在床上，果然听到了饱满有力的蛙鸣，次日清晨醒来，窗外有百鸟清啼，如经露水洗过一般。

